



中国文学史

上

钱基博 著

新原点

中国文学史

上

钱基博 著

目 录

第一编 绪论	1
第一章 文学	3
第二章 文学史	6
第三章 中国文学史	7
第二编 上古文学	13
第一章 先秦	15
第一节 文章原始	15
第二节 六经	16
第三节 孔子	23
第四节 左丘明	28
第五节 诸子	32
第六节 屈原 宋玉	41
第七节 国策	45
第二章 秦	49
李斯	49
第三编 中古文学	53
第一章 发凡	55
第二章 西汉	58
第一节 发凡	58

第二节	贾谊附贾山 晁错 董仲舒	59
第三节	枚乘附李陵苏武 司马相如	70
第四节	司马迁	89
第五节	王褒	95
第六节	刘氏向歆附匡衡谷永	98
第七节	王莽 扬雄	101
第三章	东汉	106
第一节	发凡	106
第二节	班固附崔駰 张衡附傅毅	108
第三节	蔡邕	114
第四节	孔融附祢衡	115
第四章	三国	118
第一节	发凡	118
第二节	魏武帝 文帝 曹植附王粲徐幹陈琳阮瑀应玚刘桢杨修	119
第三节	嵇康 阮籍	132
第四节	蜀诸葛亮 秦宓 谢周 李密 陈寿	139
第五节	吴大帝 诸葛恪 胡综 韦昭附薛莹华容	148
第五章	两晋	155
第一节	发凡	155
第二节	陆机附弟云 潘岳附从子尼张载张协张亢	155
第三节	左思 刘琨 郭璞附葛洪干宝	165
第四节	王羲之 陶潜	172
第六章	南朝	177
第一节	发凡	177
第二节	宋谢灵运附弟惠连 颜延之 鲍照附汤惠休袁淑谢庄	178
第三节	范晔 刘义庆附裴松之	189

第四节	齐王融 谢朓 沈约附范云何逊	193
第五节	江淹 任昉 刘峻 孔稚珪附吴均丘迟	201
第六节	梁武帝 昭明太子 简文帝 元帝附裴子野	212
第七节	刘勰 钟嵘	220
第八节	庾信 徐陵附江总姚察	224
第七章	北朝	238
第一节	发凡	238
第二节	魏温子昇附邢劭魏收	239
第三节	齐颜之推	241
第四节	周苏绰 宇文护	243
第五节	隋李谔 王通	249
第四编	近古文学上	253
第一章	发凡	255
第二章	唐	258
第一节	发凡	258
第二节	唐太宗附虞世南 魏徵附马周 王绩	259
第三节	王勃 杨炯 卢照邻 骆宾王	267
第四节	沈佺期 宋之问附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等	276
第五节	陈子昂附富嘉谟吴少微卢藏用	282
第六节	刘知幾	286
第七节	苏颋 张说附薛稷阎朝隐韩休等 张九龄	290
第八节	李白 杜甫 王维 孟浩然附储光羲 崔颢 王昌龄附王之涣 李颀 高适 岑参 常建 钱起附郎士元 刘长卿	303
第九节	萧颖士 李华 元结 独孤及	335
第十节	陆贽	343
第十一节	韩愈附李翱皇甫湜孙樵孟郊贾岛姚合李贺 柳宗元附刘禹锡	347

第十二节	白居易 元稹	401
第十三节	杜牧 李商隐 温庭筠附唐彦谦韩偓吴融 皮日休 陆龟蒙 段成式	423
第十四节	司空图 方干附杜荀鹤罗隐徐铉	441
第十五节	蜀韦庄 冯延巳 南唐二主	453
第五编 近古文学下		459
第一章 北宋		461
第一节	发凡	461
第二节	杨亿附刘筠钱惟演夏竦 宋氏庠祁 晏氏殊幾道附胡宿王珪	463
第三节	林逋附潘阆种放魏野 寇准附赵湘	486
第四节	王禹偁附柳开 尹洙附穆修 苏舜钦 石介	494
第五节	欧阳修 梅尧臣 张先 柳永 刘氏敞攽	511
第六节	苏洵 苏轼附秦观黄庭坚陈师道张耒晁补之李膺 苏辙附子孙	538
第七节	曾巩 王安石附司马光	593
第八节	周邦彦	618
第二章 南宋		621
第一节	汪藻附蔡崇礼孙觌等 洪迈附兄适遵 李刘	621
第二节	朱熹 陆九渊 吕祖谦附陈亮 薛季宣 陈傅良 叶适 附真德秀	638
第三节	陈与义 吕本中 曾幾 陆游附楼钥 杨万里附范成大 永嘉四灵 严羽	662
第四节	张孝祥 辛弃疾附刘过 刘克庄 蒋捷 姜夔 吴文英 周密 史达祖 高观国 王沂孙 张炎	723
第五节	金党怀英 赵秉文 王若虚 元好问	750
第三章 元		767
第一节	发凡	767

第二节	耶律楚材 郝经附阎复刘秉忠 刘因附安熙 姚燧附张养浩 元明善附马祖常苏天爵	768
第三节	方回 戴表元 谢翱附方凤年峨 赵孟頫附邓文原 袁桷	786
第四节	虞集 欧阳玄 揭傒斯附范椁杨载 黄溍 柳贯附戴良	812
第五节	吴莱 杨维桢附吴复李孝光张雨顾瑛 倪瓒 王逢	836
第六编 近代文学		853
自序		855
第一章 明文		858
第一节	总论	858
第二节	杨维桢 宋濂附张孟兼 刘基附王祎徐一夔胡翰苏平仲	858
第三节	方孝孺附解缙	864
第四节	杨士奇附杨荣黄淮金幼孜 杨溥	866
第五节	李东阳附邵宝	870
第六节	李梦阳 何景明附康海王九思王廷相	872
第七节	王守仁 杨慎	876
第八节	王世贞附李攀龙 宗臣附吴国伦	880
第九节	王慎中 茅坤 唐顺之 归有光	884
第十节	袁宏道附徐渭袁宗道 钟惺 谭元春	895
第十一节	钱谦益 艾南英附罗玘	902
第十二节	张溥 陈子龙	907
第二章 明诗 附词		909
第一节	总论	909
第二节	杨维桢附贝琼 刘基 高启附杨基张羽徐贲袁凯林鸿等	910
第三节	李东阳 李梦阳 何景明 徐祯卿附祝允明唐寅文徵明边贡等 杨慎附高叔嗣华察皇甫冲等	915
第四节	李攀龙 王世贞 宗臣 谢榛附徐中行吴国伦	924

第五节 袁宏道附弟中道 高攀龙	926
第六节 钟惺 谭元春附程嘉燧陈继儒 陈子龙	928
第三章 明曲	932
第四章 明八股文	934
第一节 总论	934
第二节 黄子澄 姚广孝附于谦	937
第三节 唐顺之附王鏊 归有光附胡友信	939
第四节 陈际泰 艾南英附章世纯罗万藻邱义等	942
附录 清代文学纲要	947
读清人集别录	953
望溪先生文集十八卷集外文十卷集外文补遗二卷	954
集虚斋学古文十二卷	975
刘海峰集十九卷附时文三册	981
惜抱轩文集十六卷文后集十卷诗集十卷诗后集一卷诗外集一卷 尺牍八卷	989
中复堂全集九十八卷	1003
柏枧山房文集十六卷续集一卷骈体文二卷诗集十卷续集二卷	1018
因寄轩文初集十卷二集六卷补遗一卷	1025
刘孟涂诗前集十卷后集二十一卷文集十卷骈体文二卷	1035
仪卫轩诗集五卷文集十二卷文外集一卷	1042
梅崖居士文集三十卷外集八卷	1056
太乙舟文集八卷	1066
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四卷二集四卷言事二卷文稿补编一卷	1073
茗柯文初编一卷二编二卷三编一卷四编一卷补编二卷外编二卷	1086
养一斋文集十九卷补遗一卷	1095
龙璧山房文集五卷	1103

经德堂文内集四卷外集二卷别集二卷经籍举要一卷汉南春柳词	
一卷附梅神吟馆诗草一卷	1105
怡志堂文初编六卷诗初编八卷	1113
邵位西遗文一册	1117
寓庸室遗稿一册	1118
柈湖文集十二卷	1118
移芝室诗古文合编内诗四卷古文附家传一卷	1123

第一编 绪论

第一章 文学

治文学史，不可不知何谓文学；而欲知何谓文学，不可不先知何谓文。请先述文之涵义。

文之涵义有三：（甲）复杂 非单调之谓复杂。《易·系辞传》曰：“文相杂，故曰文。”《说文·文部》：“文错画；象交文。”是也。（乙）组织有条理之谓组织。《周礼·天官·典丝》：“供其丝纩组文之物。”注：“绘画之事，青与赤谓之文。”《礼·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是也。（丙）美丽 适娱乐之谓美丽。《释名·释言语》：“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是也。综合而言，所谓文者，盖复杂而有组织，美丽而适娱乐者也。复杂乃言之有物。组织，斯言之有序。然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故美丽为文之止境焉。

文之涵义既明，乃可与论文学。

文学之定义亦不一：（甲）狭义的文学，专指“美的文学”而言。所谓美的文学者，论内容，则情感丰富，而或不必合义理；论形式，则音韵铿锵，而或出于整比，可以被弦诵，可以动欣赏。梁昭明太子萧统序《文选》：“譬诸陶匏为入耳之娱，黼黻为悦目之玩”者也。“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

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名曰《文选》云耳。”所谓“篇什”者，《诗》雅颂十篇为一什，后世因称诗卷曰篇什。由萧序上文观之，则赋耳，诗耳，骚耳，颂赞耳，箴铭耳，哀诔耳，皆韵文也。然则经姬公之籍，孔父之书。非文学也，子老庄之作，管孟之流。非文学也，史记事之文，系年之书。非文学也；惟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沉思”，“义归翰藻”，与夫诗赋骚颂之成篇什者，方得与于斯文之选耳。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以“扬榷前言，抵掌多识者谓之笔；咏叹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又云：“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篇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请夺彼矛，还攻其盾矣。何者？《易》之《文言》，岂非言文？若笔果言文，不得云经典非笔矣。”持萧统之说以衡，虽唐宋韩、柳、欧、苏、曾、王八家之文，亦不得以厕文学之林；以事虽出于沉思，而义不归乎翰藻，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者也。颜延之以文限于韵文，此论最狭，萧统《文选》，文与笔皆称为文，所选已不限于韵文。刘勰著《文心雕龙》，则经子史皆称为文，又同于六朝以前，所谓“文学”者，“著述之总称”。然吾人傥必持颜延之说以绳文学，则所谓文学者，殆韵文之专利品耳。与萧统之说即相背。（乙）六朝以前的文学。“文学”二字，始见《论语》。子曰：“博学于文。”“文”指《诗》、《书》六艺而言，不限于韵文也。孔门四科，“文学子游子夏”；不闻游夏能韵文也。《韩非子·五蠹》篇力攻文学，而指斥及藏管、商、孙、吴之书者；管商之书，法家言也；孙吴之书，兵家言也；而亦谓之文学。汉司马迁《史记·自序》曰：“汉兴，萧何

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举凡律令、军法、章程、礼仪，皆归于文学。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凡六略；六艺百三家，诸子百八十九家，诗赋百六家，兵书五十三家，数术百九十九家，方技三十六家，皆入焉。倘以狭义的文学绳之，六略之中，堪入艺文者，惟诗赋百六家耳。其六艺百三家，则萧序所谓“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也。至《国语》、《国策》与夫《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之并隶入《春秋》家者，则萧序所谓“记事之史，系年之书”也。诸子、兵书、方技、术数之属，则萧序所谓“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宪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者也。则“文学”者，述作之总称耳。今之所谓文学者，既不同于述作之总称，亦异于以韵文为文。所谓文学者，用以会通众心，互纳群想，而兼发智情；其中有重于发智者，如论辨、序跋、传记等是也，而智中含情；有重于抒情者，如诗歌、戏曲、小说等是也。大抵智在启悟，情主感兴。《易》、《老》阐道而文间韵语，《左》、《史》记事而辞多诡诞，此发智之文而智中含情以感兴之体为之者也。后世诗人好质言道德，明议是非，作俑于唐之昌黎，极盛于宋之江西，忘比兴之指，失讽谕之义，则又以主情之文而为发智之用，亦不背于智中含情之意。譬如舟焉，智是其舵，情为帆棹；智标理悟，情通和乐；得乎人心之同然者也。是文学者兼发情智而以情为归者也。又近世之论文学，兼及形象，是经子史中之文，凡寓情而有形象者，皆可归于文学，则今之所谓文学，兼包经子史中寓情而有形象者，又广于萧统之所谓文矣。

文学与哲学科学不同：

哲学解释自然 乃从自然之全体观察，复努力以求解释之。

科学实验自然 乃为自然之部分观察，以求实验而证明之。

文学描写自然 科学家实验自然之时，必离我于自然，即以我为实验者之谓也。文学家描写自然之时，必融我入自然，即我与自然为一之谓也。

第二章 文学史

文学之义既明，请论史之为物。

《说文·史部》：“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正也。”然则史之云者，又《说文》：“又，手也。”持中以记事也。中者，不偏之谓。夫史以传信。所贵于史者，贵能为忠实之记载，而非贵其有丰厚之情绪也；夫然后不偏不党而能持以中正。推而论之：文学史非文学。何也？盖文学者，文学也。文学史者，科学也。文学之职志，在抒情达意；而文学史之职志，则在纪实传信。文学史之异于文学者，文学史乃纪述之事，论证之事，而非描写创作之事；以文学为记载之对象，如动物学家之记载动物，植物学家之记载植物，理化学家之记载理化自然现象，诉诸智力而为客观之学，科学之范畴也。不如文学抒写情志之动于主观也。更推是论之：太史公《史记》不纯为史。何也？盖发愤之所为作，工于抒慨而疏于记事。其文则史，其情则骚也。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不纯为文学史。何也？盖褒弹古今，好为议论，大致主于扬白话而贬文言，成见太深而记载欠翔实也。夫记实者，史之所为贵；而成见者，史之所大忌也。于戏，是则偏之为害，而史之所以不传信也！史之云者，又持中以记事也。《周书·周祝》、《荀子·性恶》注：“事，业也。”又《荀子·非十二子》注：“事业，谓作业也。”然则记事云者，记作业也。史之云者，持中正之道，记人之作业也。文学史云者，记吾人之文学作业者也。然则所谓中国文学史者，记中国人之文学作业云尔。

第三章 中国文学史

中国无文学史之目。而“文史”之名，始著于唐吴兢《西斋书目》，宋欧阳修《唐书·艺文志》因之；凡《文心雕龙》、《诗品》之属，皆入焉。后世史家乃以诗话文评，别于总集后出一文史类。《中兴书目》曰：“文史者，所以讥评文人之得失。”盖重文学作品之讥评，而不重文学作业之记载者也，有史之名而亡其实矣。

自范晔《后汉书》创《文苑传》之例，后世诸史因焉；此可谓之文学史乎？然以余所睹记，一代文宗，往往不厕于文苑之列：如班固、蔡邕、孔融，不入《后汉书·文苑传》。潘岳、陆机、陆云、陈寿、孙楚、干宝、习凿齿、王羲之，不入《晋书·文苑传》。王融、谢朓、孔稚珪，不入《南齐书·文学传》。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王融、谢朓、江淹、任昉、王僧孺、沈约、徐陵，不入《南史·文学传》。元结、韩愈、张籍、李翱、柳宗元、刘禹锡、杜牧，不入《旧唐书·文苑传》。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陈亮、叶适，不入《宋史·文苑传》。宋濂、刘基、方孝孺、杨士奇、李东阳，不入《明史·文苑传》。然则入文苑传者，皆不过第二流以下之文学家尔。且作传之旨，在于铺叙履历，其简略者仅以记姓名而已，于文章之兴废得失不赞一辞焉。呜呼，此所以谓之文苑传，而不得谓之文学史也。盖文学史者，文学作业之记载也；所重者，在综贯百家，博通古今文学之嬗变，洞流索源，而在妹妹一先生之说；在记载文学作业，而不

在铺叙文学家之履历。文学家之履历，虽或可借为考证之资。欧西批评文学家尝言：“人物，环境，时代，三者构成艺术之三要素也。欲研究一种著作，不可不先考究作者之人物、环境及时代。”质而言之，即不可不先考证文学家之履历也。然而所以考证文学家之履历者，其主旨在于说明文学著作。舍文学著作而言文学史，几于买椟还珠矣。

文学著作之日多，散无统计，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昔挚虞始作二书：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别》。《文章志》四卷，《文章流别集》三十卷，见《晋书》本传。今其书佚不见，而体裁犹可悬揣而知。盖志如今之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以人为纲；而流别疑如姚鼐《古文辞类纂》，以文体为纲者也。尔后作者，代不乏人：梁昭明太子之《文选》，宋姚铉之《唐文粹》，吕祖谦之《宋文鉴》，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元苏天爵之《元文类》，明唐顺之之《文编》，黄宗羲之《明文海》，清严可均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姚鼐之《古文辞类纂》，姚椿之《国朝文录》，李兆洛之《骈体文钞》，曾国藩之《经史百家杂钞》，王先谦、黎庶昌之《续古文辞类纂》，王闿运之《八代文选》，其差著者也。然有文学著作而无记载，以体裁分而鲜以时代断，于文章嬗变之迹，终莫得而窥见焉。则是文学作品之集，而非文学作业之史也。独严氏书仿明梅鼎祚《文纪》，起皇古，迄隋，博搜毕载，是为总集家变例，然而与史有别者；以所攷订者，不在文学作业之记载，而在文学作品之集录也。此只以与文史、文苑传，供文学史编纂之材料焉尔。

昔刘知幾谓作史有三难：曰才，曰学，曰识。而余则谓作史有三要：曰事，曰文，曰义；孟子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者也。夫文学史之事，据采诸史；文学史之文，滂沛寸心；而义则或于文史之属有取焉。然设以人体为喻：事，譬则史之躯壳耳，必敷之以